



林克忠

病人是最好的老師

► 採訪・撰稿／陳燕珩 攝影／楊文卿

小 檔 案

系 所 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所）

專 長 神經復健、中風復健、認知神經復健、動作控制學、實證醫學、研究方法學、後設分析

教授科目 職能治療導論、職能治療技術學、職能治療技術學實習、臨床推理與實證職能治療學、職能治療臨床實習、進階職能治療理論、進階職能治療專題討論、職能治療文獻彙整與評析、獨立研究、進階獨立研究、動作控制與動作學習、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職能治療研究方法學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理學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職能治療學研究所理學碩士（榮譽畢業獎）
美國波士頓大學治療科學研究所理學博士（榮譽畢業獎）

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所）主任（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總務分處主任

榮譽紀事 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一百大教育家
英國劍橋傑出醫學成就獎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傑出研究論文獎勵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病人本身就是一種無言的教育，從他們身上找到蛛絲馬跡，「知道怎麼治療，才能提供最符合人性的照顧，這是在課堂理論中學不到的以人為本的觀念。」

走進公衛學院大樓職能治療學系林克忠的研究室，會看到一面牆上整齊又溫馨的擺設，陳列許多書籍、獎牌、頭骨標本，還有學生的祝福卡片。林克忠迎面走來，邊確認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行程，邊叮囑助理把桌上的糕點切好，方便客人食用。從生活中的小細節就可以看出他待人的體貼和細膩，而反映在教學領域中，除了專業知識技能外，他更強調照顧病人需求的關懷精神。

※ 讓學生主動學習 而非給標準答案

林克忠出身醫學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臺大醫學院前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北帝大醫學部）的校友，因此留在母校教書和服務，對他而言是出自報恩之情。醫學院許多課程都是由多位老師合開，分別由教授依專長來共同授課，但職治系教師在臺大醫院東址病房的臨床實習課程，從過去到現在都由林克忠一人負責。

臨床實習課不是職治系分量最重的課程，卻對培育學生成為治療師有很大的影響。林克忠說，



■林克忠親自體驗經顱神經電刺激。(林克忠／提供)

大四學生從理論跨進實務，開始實際走進病房，光是看到病人未必知道怎麼處置，還得綜合病歷、對病人的檢查及家屬的訪談，來了解病人的狀況。在學生經驗不足的情況下，需要老師給予適切的指點。

特別的是，林克忠在教學上採取逆向操作的方式，他十分強調學生主動學習。每週臨床課程，並不是由他選定制式主題，讓學生被動地吸收知識；而是反過來請同學分小組選定個案，依照病人的情況提出最想討論的問題，再一起探視病人，由林克忠用實證醫學的角度，告訴他們如何推理和診斷治療。

與理論課不同的是，醫院臨床的重點不在講授許多疾病或治療方法，而是把評估與治療融入推理之中，「合理推判病人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比診斷還重要」。林克忠舉例，有時學生會問，許多臥床病人對醫護人員不太搭理，又沒有動機起來復健，要怎麼提供治療？這時他常會說，燈泡不亮也許不是燈管壞了，而是你還沒找到開關。



■林克忠在臨床教學中最重視以病人為本的觀念。
(林克忠／提供)



■林克忠在臨床實習課時，強調學生的自發學習。
(林克忠／提供)

許多職能治療領域常見的疾病，會讓病人失能，無法回復過往的生活。病人不論是面對心理層面的調適、時間金錢的花費或是家屬照護的負擔，都相當沉重。林克忠說，病人一旦情緒低落，就不太容易跟陌生的醫護人員建立治療的關係，這是人之常情，但學生經驗不足，往往無法就課本理論以外的思考去仔細推敲。

「大四學生才二十一、二歲，許多病人的人生歷練，遠遠超過學生有限的生命經驗。」林克忠說，學生在臨床實習階段，會碰到很多實際的疑難雜症，這些挑戰遠遠超過他們大三考十幾科期末考的壓力。老師除了帶給他們專業的見解，也要給予心理的支持，引導他們把醫學的病理層面、病人的心理層面及家屬的社會層

面連結起來，找到正確的開關。

儘管身為職能治療學界頗具分量的學者，林克忠仍謙虛地說，老師也有犯錯的時候，他不希望學生在他身上找標準答案，而是從病人身上找到學習的題材，「我希望透過他們拋出的問題，指引他們修正問題，而不是直接給標準答案。」

林克忠在合授的職能治療技術學、動作控制、職能治療研究方法學等課程上，也採問題導向教學，鼓勵學生勇敢提問、追求更好的方法，他也強調吸收研究新發現的重要，藉以引導臨床的進步。

✿ 職能治療的精神：以人為本

如果當週臨床實習，學生沒有提出需要特別臨床教學的病人，林克忠不會要求他們硬擠出一個案例接受指導，而是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這種看似彈性的教學方法，對於被動同學其實是很大的挑戰和壓力，「因為這樣的學習已經不在於我怎麼教，而是他們怎麼問。」

不過林克忠帶臨床實習十幾年下來，也發現學生在改變。他說，醫院的節奏很快，學生如果想要少一事，大可不必主動提教學需求。但是，「現在他們會在前一週就追著我，從害怕面對病人，轉變為主動預約病人。」林克忠說，這樣的學習比被動教學更有效果，學生的反應也都不錯。

目前擔任林克忠專任助理的鄭筱儒以她的經驗舉例，在進行床邊教學時，林克忠很強調把人、

活動和環境做整體的考量。因此床邊所有看得到的東西，以及病人的家屬，都是他推理評估的線索。「他希望我們不要只著重治療室裡的器材，否則一旦脫離醫院就不會治療了。」

在與個案互動的過程中，林克忠會示範如何找出個案的問題。鄭筱儒說，他的處理並不是制式地用課本上的評估方法，而是以符合病人實際生活的範例，像是評估病人的認知功能時，他讓病人練習買東西找錢，從這種情境中找出病人執行活動有困難的地方，再讓學生試著去發現不一樣的問題。

大學時期也上過臨床實習課的林庭安說，林克忠的做法讓學生懂得考量病人真正的生活，職治系強調的就是以病人為中心，病人不可能永遠待在醫院，考量病人出院後會遇到的生活情境，提供實際符合個別需求的照顧，才符合職能治療的精神。

「最大的收穫是學會跳脫治療室的框架，用非制式的評估找到問題。」鄭筱儒說，每次觀察林克忠老師與個案互動時，總會很敬佩他，因為要在短時間內找出問題，當下立即提出解決的方案，



■林克忠受邀參加亞太職能治療師大會擔任keynote speaker，與在場師生合影。（林克忠／提供）

非常不容易，需要很多經驗。

林庭安則是用「爐火純青」形容老師的功力。她說，同樣是中風病人，林克忠不是只給相同的治療手法，而是就每位病人的病況、原有的生活習慣、成長環境，給予適合個人的治療方式，「這讓我學到很多，提升醫療品質的個別化治療就是應該往這方向走。」

※ 著重品格薰陶 而非成績競逐

面對一群本質已經很優秀的臺大醫學院學生，林克忠看重的不是成績。他認為好學生的特質是要「不恥下問」，「當學生學會怎麼問，帶來的東西就叫作學問。」因此他總是希望學生主動拋出問題，「即使他們問了傻問題，我也不會生氣。」反觀他會從這些提問中，分辨學生目前懂得多少，再從他們不足之處修正引導，「學生對我可能又愛又怕，」林克忠笑說。

在他看來，醫學院學生常面臨的問題是把「病」放在「人」的前面，教科書學得很多，他們看到眼前的病理，哪個器官、組織出了問題，卻忽略了病人的個別需求和心裡想法，「如果缺乏這部分，不但少了人情味，也會失去很多誘發病人自癒的動能。」他希望學生能了解，老師處理病人時，不是高高在上對病人發號施令，而是把病人當作個體來提供治療，這是他最強調「以人為本」的觀念。

林克忠認為，在學習的路上，成績固然重要，但還有很多成績以外的東西需要重視，包括對人的感受力和同理心。「如果一個書卷獎學生，在與病人或同學的相處上有困難，那他的成就感真的會很大嗎？」

林克忠常提醒學生，實習時在專業醫學問題上遇到困難，犯了錯誤，都可以原諒，只怕自己無法調整角色，無法面對錯誤，無法自處。「如果一旦失去光環就感到非常失落，那樣的人生不會圓滿，」林克忠認為，真正的好學生在於擁有改正錯誤的智慧。

✿ 學生是最好的陪伴者

如果像傅斯年校長所說，人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林克忠說，剩下的三小時應該用來沉澱。「如果學生整天只有念書考試，而沒有沉澱，那他的生活是什麼？」因此林克忠也很重視學生的多元才藝，每當學生在系館討論功課、排練戲劇、彈奏吉他、準備表演時，他總覺得能看到學生的蹤影，聽到他們的聲音，是很大的快樂。

林克忠平時忙碌於研究、教學、臨床實習、職能治療學會事務，今年八月又接任醫學院總務分處主任。一個人身兼多職，分身乏術，但他還是樂意抽空參與學生活動，不論是系上職治週、職治之夜、聖誕晚會等，都看得到他與學生打成一片的景象。「老師很貼近學生，在課堂嚴謹的氣氛



■林克忠常在謝師宴等場合，帶著兒子與學生們同樂。
(林克忠／提供)

之外，他私底下其實是幽默的人，」林庭安笑說。

鄭筱儒也說，林克忠藉由參與活動的過程，認識每位同學，甚至透過社群網站關心同學的近況。這也讓職治系的學生，在許多課外活動，甚至是個人的生日派對，都曾邀請林克忠加入。「老師只是一個稱呼，我唯一不變的身分是他們的學長，」林克忠說。他認為這或許就是他與學生之間沒有隔閡的原因。

✿ 讓 80% 學生留下好的種子

問起教書十多年最大的感觸，林克忠笑說，校園本身是枯燥的，但是看著這些年接觸的學生和助理與自己從課堂的關係昇華到家人的感情時，讓他對於教學上彈性疲乏的感覺不斷延後：「十幾年來我沒有特殊成就，但透過照顧學生和病人，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對林克忠而言，教學的目的在於讓百分之十的學生成為專業領航者，百分之十成為對社會很有貢獻的人，並讓百分之八十的學生留下好的種子。